

列傳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二號



南齊書廿六之卅三

卷

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七

王敬則

陳顯達

藝文志稿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坐捉刀入殿啟事數尚方十餘日乃復直閣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至

是如言秦始初以敬則爲龍驤將軍

王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

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

出橫塘賊衆驚退除夜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敬則初出都至陸王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旣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預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敬神若負誓牛牛今不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遷貟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艦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王轉

越騎校尉安城王車騎將軍蒼梧王狂

堪左右不自保敬則以太

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仗著青衣扶匐道路爲太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旣而楊玉夫等危急賴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証不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則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窒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日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年年遷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爲千三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

守朝堂表袞起兵夕領軍列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
戒嚴將發敬則開闔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
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爲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
則子元遷爲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爲中領軍太祖將受
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輔宋帝欲避上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
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舉入迎帝敬嘗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
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十
戶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
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
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舊多
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殉自此道不拾遺郡無

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
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其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
遇見屠肉杆歎曰吳興昔無此杆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遷護軍
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
國太夫人改封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
東將軍會稽太守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
士庶皆保逋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
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啟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廩所資民
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餽貧者轉鍾
其弊苟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
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

由平常歲調既有定期僅卽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貢夫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宣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條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其啟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

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極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

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
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
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儉旣固讓敬則亦
不卽受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
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驃騎十
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
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
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名位雖
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
悉初爲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貟外郎虞長耀使北還敬則
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爲甘棠敬則笑而不
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

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
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敎判決皆不失理明帝
卽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
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者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
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
吐舌久之至竟帝旣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
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
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
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雍入東安慰
之仲雍善彈琴當時新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敕五
日一給仲雍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憹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
累行許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

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
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貞將軍
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
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吉敬
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
兒死単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啟旣而曰若爾諸郎
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賭錢謂衆曰卿
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閻丁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
不作聲明日召山陰令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
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
願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是
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

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啟事勝徐嶽列如右王敬則
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末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獎所至遂
升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未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
衣袞固以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鵝泉難改猜心內駭
醜辭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附會朕
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望軒冕成陰廻嫌跡愈興
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
萃淵藪姦契潛通將謀竊發朓卽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
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疊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卽
遣收掩肅明國憲天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詐誤一從蕩滌收
敬則子貞外郎世雄記室參軍李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
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

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
中書令何敬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
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
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閣
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驥將軍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
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
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檣篙荷鉢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
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勸
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興盛使軍人遙告敬
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
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
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

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
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桓公三十六策走
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
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祖遠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
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主累和中以勞歷
使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征北累至東海王板行
參軍貟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
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敗敗
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
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
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

顯達至乃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
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卽時出乃禁顯達
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爲使持節督廣
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
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
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
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
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
尉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卽位遷中
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啟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
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
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

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祇召也上卽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
烝一盤上卽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
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
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
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
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
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
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
祖卽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
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謂我遂殺其使
顯遠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

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瘞退走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卒北魏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幸勿以富貴陵人家旣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饰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晏白鼻顯達謂其子曰塵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十一年秋虜勅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西騎將軍開府知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卽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自下以爲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薄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啟上曰臣年已老富

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一參年禮告

華集

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軍衆不捷失汚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

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
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

替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

圖權緩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

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

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

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獄因茲大

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斃輶槐陰指授羣帥中外纂嚴加顯達使持

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四萬圍南鄉

堦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

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寢追顯達入

據其城遣軍主莊丘累進取南鄉縣故順_平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

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

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櫓之逕道從分

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干戰死

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

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

入關有時虜喪況公規謨肅舉用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

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

號又不許以顯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持節本官

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啟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

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

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聖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歿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構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慕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山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閨皇陛爲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忤噬之刑囚剽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杖歡歌園敷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

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悲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刲堅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徃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目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楚震步生以爲姦倖況事降於徃怪疊倍於前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主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儉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徃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造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總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並以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嘉驛屢至所聽烽譟共成脣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劖發風橫戈待節關匈蕃守之

傳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
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
忠黨有心節義難遺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於咽於九派列艦迷
於三川此蓋捲海澆營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
帛空爲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曉騎將軍李叔獻水軍
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
輔國將軍曉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
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
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
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人
登落星岡新亭人望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拔
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
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拒走至西洲從弟
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于籬側血湧前離似淳于伯
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
悅是冬連天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
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
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徒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
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于文既
用誠渝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蕃賊顯達孤根應義南
蕃威揚寵盛冕食高門王虧河充陳挫義樊

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七

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七

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八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弟玄通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

此雍本有書後也祖昶宋武帝平齊以爲

青州治中至貞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爲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與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策揚州遣懷珍略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

貽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尋除振武

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懷珍北州

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

私附得數十人

北華

王

主

之

怨

之

隨

府

轉

太

宰

參

軍

大

明

二

年

虜

圍

泗

口

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孝武遣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麋溝

湖與虜戰破七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

侯明年懷珍啟求還孝武答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竟陵王誕反

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

尚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

寧

朔

將

軍

東

安

東

莞

二

郡

太

守

卒

龍

驤

將

軍

王

敬

則

姜

產

步

騎

五

十

討

壽

陽

廬

江

太

守

王

仲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

騎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燭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
朐城衆心恇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
師規爲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見於民義積葉聲
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緩邁止于此耶遂進至黔陬
僞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終不
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十
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水衆皆曰文秀今游騎境內宜堅壁
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銳掩其不備耳遣
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東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
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
遣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珍乃
還其秋虜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

刺史崔道固兗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
珍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
史封艾縣侯邑四百戶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沒乃止改
授寧朔將軍竟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平
王景素爲荊州仍徙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
詔懷珍曰卿性忠謹平所仗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
景素而其業覽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臨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
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會
帝崩乃爲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桂陽王休範
中書舍人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
雖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奉律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
迫固請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青州大中正桂陽反加

懷珍前將軍守石頭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
軍將軍豫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京師昇
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沈攸之在荆楚朝議疑惑懷珍遣冗從僕
射張護使郢致誠於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
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
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
遣使許天傑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之進
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
太守張謨游击將軍裴仲穆蠻漢軍萬人出西陽破城前鋒公孫
方平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
爲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爲舍人懷珍爲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
青州上有白騮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

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
珍曰蕭君局量堂堂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
物多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官尚書領前
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
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授欵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
日而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靈民曰論
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
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建元元年轉
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齊城侯邑二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
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爲壽春勢援虜退乃還
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其冬虜
寇朐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事寧解安

北持節四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別量所授其夏卒年六
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敬
侯子靈哲字文明解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
尉建元初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內史齊郡太守前
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
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嫡母崔氏及兄
予景煥泰始中沒虜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
固辭以兒子在虜中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領
產私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可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虜主虜主
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歷護軍長史東中郎諮議領
中直兵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陽王左軍司馬隆昌
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建衛軍參軍父欽之殿中將軍補辟令安
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虜率部曲自拔南歸太祖初北漢本逆使
安民領支軍降義師板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遁還
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左衛殿中將軍大明中虜侵徐竟以安民
爲建威府司馬無鹽令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螯賊竄安王
子助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徒城局參軍
擊赭圻湖白荻浦獮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
盡爲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送米與興世僞軍主沈
仲王張引軍自鎬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鵲尾江城
皆有功事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
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叔侯狀也安民少時貧屢有一
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

此人不知所在從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
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讚口功封邵武縣子食
邑四百戶復隨吳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旣
沒明帝敕留安民戍南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領舟軍
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連營十餘里寇汝陰豫州刺史
劉勔擊退之虜荆亭戍主昇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
荆亭絕其津逕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太
祖在淮安民遙相結事明帝以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寧
遠將軍京兆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並不拜
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參始末淮北民起義
欲南歸以安民督剪鋒軍事又請授按不克還除越騎校尉復爲
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張濟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

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療亂漢中救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
還至夏口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
軍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
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授左
將軍加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
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
祖慮其有變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北魏
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迥素
爲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君契闊備嘗今日
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受冠
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
民將東太祖與別宴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

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太祖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
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爲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
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
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
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邑千戶宋泰始
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
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
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
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
尋爲領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虜退
安民沿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

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牛食元初斬
建康市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清泗
諸戍屯軍虜攻朐山連口南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
步軍入清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
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分軍
隱林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遽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
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彎側虜軍大
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虜遁其羌頭公逆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
軍孫文顯擊破走之燒其車材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
至是徐州人桓標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義衆數萬柴險求援太
祖詔曰青徐泗洲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
救留遲虜急兵攻標之等皆沒上甚責之太祖崩遺詔加侍中世

祖卽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啟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稱儉啟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年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贈錢十萬布百匹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箸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塚及安民卒世以神爲崇詔曰安民歷仕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敷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殯喪痛傷於懷贈鎮東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謚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辛僕北地太守父蕤東莞太守玄載

事寧朔將軍平胡中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

彭城臺軍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城拒虜假寇軍將軍官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上望板爲徐州刺史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中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兗二州刺史將軍東海相如故七年復爲徐州督徐兗二州鍾離太守將軍郎將如故遷左軍將軍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豫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遷撫軍司馬出爲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徙督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沈攸之難玄載起義逆誠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爲左民尚書郢縣子如故會虜動南兗州刺史王敬則奔京師上遣玄載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行南兗州事本官如故事寧爲光祿大夫員外散騎常侍永明四年

爲持節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六年卒時年七十六謚烈子玄載夷雅好玄言脩士操在梁並有清績西州至今思之從弟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爲黃門郎素輕世祖世祖時在大牀寢瞻謂豫章王曰帳中物亦復隨人寢興世祖銜之未嘗形色建元元年爲冠軍將軍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爲守寺所列有司以啟世祖世祖召瞻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啟上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郎此何足計旣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兄寬宋世與瞻並爲方伯至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初爲隨郡值四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西爲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僞太守劉師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形建元初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

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爲光祿大夫三年卒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初爲驃騎行軍參軍太子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河廣平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賴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卽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赴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爲持節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爲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人要之玄邈雖許旣而嚴軍直過還都啟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爲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進號右將軍

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擣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詣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尚書世祖卽位轉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還爲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未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出爲持節監徐州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內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玄邈坐免官鬱林卽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安西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壯侯同族王文和宋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和中爲義陽王昶征北府主簿和於彭城奔虜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之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平北將軍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曰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畚岳阻兵之

機州郡觀豐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爲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霄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哲守讓方軌丁韋二字宋本無李佐東土謀發天機王爲清政其風不衰玄邈簡朕早背同歸

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八

終

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祖諱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貟外正貢郎冀州中正宋朝初

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啟太祖曰誠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卽位祖思啟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奉移業今無貞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儒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绨以韋帶劒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

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與以浙米見謂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轎三齊袖席五蓋盤桃花米饭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殷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與後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館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筋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夙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珉染未革宦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墻華輪畢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徒物識義方且懼且勤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云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

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

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叅大易寧矢不經靡愧周書漢來
治律有家子孫並正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子二氏絜譽
文宣之世陳郭兩侯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袞相
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
不措抑此之由如許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
僚屬苟官世其守則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
也若劉累傳守其孝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
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
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濟者四百四十一人正
樂定貢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至萬而太樂雅鄭元徽
時校試于有餘人侈堂雜伎不在其數廢虛方役傷敗風俗今欲
撥邪歸道莫若罷伎役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

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
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
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键然則天
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于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
當如今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
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
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廣國富民贍堯
資用天之儲嘗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
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
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
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

必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貶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興莫若推舉貨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失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卽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徃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

虜動遷冠軍將軍軍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賄錢三萬布五十四疋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爲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效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刺史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虜攻鍾離仲文擊破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茬眉戍殺戍主龍得侯及僞陽平太守郭杜瓶館陶令張德濮陽令王明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破茬眉足相補文仲又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攻僞淮陽太守梁惡並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砲於抱犧固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啟上敕曰北閒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

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爲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鬚繩一枚上爲納受永明元年爲太子左率累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

州刺史謚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餧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效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

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旣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欖雜果遂獲其利還爲後軍將軍直閣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

善明獨結事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
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
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暴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太
祖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至安成王撫軍參軍蒼梧肆暴
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
守垣崇祖曰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筭今秋風
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曰宋氏將
亡愚智所辨故明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
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歛此舉造部曲健兒數十
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軍太祖
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
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包藏賊
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
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歟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
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
秉賊之根本旣滅枝葉豈人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召
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
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
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
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官情旣逢
知已所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旣申
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
淮南近畿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臥治也代高宗

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
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歟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
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
秉賊之根本旣滅枝葉豈人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召
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
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
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
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官情旣逢
知已所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旣申
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
淮南近畿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臥治也代高宗

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戶

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
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
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
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剪垂拱雲帝九服載安靡一戰之勞無半
辰之棘芭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
寶命胄臨皇曆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
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妄危尼父垂範
全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
臣早參殊眷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慙戰如墜淵谷
不識疊諱謹陳愚管贊言務議伏待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
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

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十九以上及六疾不能自
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惠謂並下赦晝令
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客能送死境
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
以爲宜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
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
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
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
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
搖動邊氓旦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
謂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答曰省所獻雜語竝

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鑄情識忠款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宣明守宰嘗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接荒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令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堦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于林杪追素月于閑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吏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復識所

祖作推唯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旣不辦有抽劙兩城之用橫槊塞旗之能徒以挈瓶小

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囊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誰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爲鄉導之使經裝起行經營舊壞今洒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建元二年卒年四十九遺命薄殯贈錢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援拔遣遊辯之士三萬布五十匹又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宣豫經夷險勤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

百斛善明從弟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戶永明四年爲

巴酉梓橦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治中侃涉獵書傳出身正貞將軍補長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反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索宗神京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絲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寒北葉艸衰鵬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徹河明清輝映草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韁晨征幹晴潭而悵酒桓松洲而悼情蘭

涵風而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歛因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闌望斷白日西斜恬源覩霧望首暉霞戒旋躋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萼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口夕兮陵山驚颯兮滌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婦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豎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侃達上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徽初巴酉人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侃銜便慰勞還除羽林監加建武將軍桂陽難上復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爲綏虜將軍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除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侃游擊將軍遷太祖驃騎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復爲太祖太尉諮議侃事上旣久備悉起居

乃與丘臣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戶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上卽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謚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爲東莞令張永鎮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袁粲起事太祖光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中爲假節督巴州軍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如故永明中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州辟主簿後軍參軍伯

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誓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爲安都將領假署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擣家屬南奔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之及明帝崩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此郡相處

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
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征虔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
太祖欲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
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卽有
扣臺門者公事去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
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司馬汝陰太守
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驃騎將軍預佐命勲封將樂縣子三百戶以
其祖舊封封之出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遷黃門郎
永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伏使
鄉人田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削爵付
東治案驗無實見原爲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令仍遷司馬河
東內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

兗州大中正巴東王子譽事方鎮皆啟稱子譽爲逆榮祖曰此非
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
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子閔
宋孝建初爲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丞相義宣賊以
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驥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閔出
守盱眙領兵北討薛道標破之封樂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爲散
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卽位
以心誠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驃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年
七十六永明五年卒謚定子榮祖從弟歷生亦爲驃騎將軍宋泰
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爲下邳太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
殺祖隆舉城應朝廷事發奔走歷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捶
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進充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
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
不獨興理成合契蓋惟幙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侃潛躍皇瑞是
鳩垣方帶礪削免虛尤

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九終

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

呂安國

金豐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
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勔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爲勔
軍副衆軍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橫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
運車多所傷殺琰衆奔退勔遣安國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
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閔屯據城南

衆軍繼至安國勦第一封

彭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公

爲四百戶累至寧朔將軍

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虜。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爲

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加輔師將軍元符二年爲晉熙王征虜司馬

輔師將軍如故轉游擊將軍三年出爲侍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前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爲游

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爲湘州

刺史征虜將軍如故先是王蘊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翩未之鎮

蘊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

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

平西將軍黃回至郢州追軍主任候伯

行湘州事又殺佩玉候伯

與回同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候伯水車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

不得入太祖令安國至鎮收候伯誅之

齊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

進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二年虜寇邊上遣安國

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間流離繁廣宜竝加區判定其隸

屬參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襲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總荆郢

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虜未至安

移屯沔口以俟應接改封

湘鄉世祖卽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

太守永明二年徙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

兗州刺史仍爲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湘

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

有疾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以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

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

法亮敕安國曰吾恒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

尚書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安

州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

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

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

中既常惡扶人至吾前於

禮望殊成有虧吾難救之其人甚諱

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

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八年卒

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鎮北

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謚肅侯時舊將帥又有

吳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力與沈攸之同載出都到

朱奉牛埭於

岸上息有人相之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

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

景文仍得將領爲軍主孝

建初爲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

八侯除員外郎積射將軍

泰始二年爲假節寧朔將軍冗從僕射

軍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

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孔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

斷賊糧運仍隨太祖於萬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

景文錄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軍將軍封孝寧

縣侯邑六百戶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驃騎將軍元徽末出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琅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祿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還累遷爲給事中光祿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業有器幹爲吳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初二山圖豫勲賜爵關中侯兗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已建武府參軍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勲爲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始初爲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彧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爲前驅舉軍主俊長生等攻破賊

湖白蘚圻二城除貢外郎加振武將軍豫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
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
領二十人迎運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
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
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邳城還除
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
自改出爲錢塘新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沒虜更於歷陽立鎮
五年以山圖爲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初臨海亡命田流自
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
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與
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境大震六年敕
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爲其副暨翟所殺別帥杜運梅

洛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豫章賊張鳳聚
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
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
至先羸兵偃衆遣幢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
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束首降除
寧朔將軍連口戍主山圖遇連水築西城斷虜騎路并以溉田元
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始建武將軍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
諸軍事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
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祖輔政山圖密啟曰沈
攸之久有異圖公宜深爲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陵王贊爲郢州
太祖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爲後防
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欲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

以益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
致力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潤
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
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
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
其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頗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
散之漸耳攸之旣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
前下緣流叫益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
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
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
三百戶出爲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
兗州刺史百姓附之三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上策虜必不
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略悉以相
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虜果寇朐山爲元玄
度盧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
清倍道應赴救山圖曰卿當盡相帥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
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
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勲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
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爲虜所沒山圖拔
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連口又於石贍立陽平郡皆見納
世祖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益城
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
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
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含晨夜往

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參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

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土斷屬東平郡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爲冗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頌新亭與屯驥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除南東莞太守加前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年出爲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改封沌陽縣太祖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二年虜寇

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清盤龍率

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勤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尅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勳勤宜時銓序可符列言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主如故明年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遣軍主戍買角角城謂入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敕盤龍曰甬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扶淮步

下也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
其日遂戰死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
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
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卽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
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
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攬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
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更果諸將莫逮承明元年遷征虜將軍
南琅邪太守三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司馬加征虜將
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武帝令盤龍領軍校尉北魏本作馬樓騎駢稍後以疾爲
光祿大夫尋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
史進爵侯甬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
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使伏斧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

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
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
淮陰軍主王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
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
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
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猶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
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子奉叔勇力絕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
暴掠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
斥爲東宮直閣鬱林在西州奉叔審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閣將軍
曹道剛爲心膂道剛驍騎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擊將軍加輔
國將軍竝監殿內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爲黃門郎高宗固諫不納
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見親寵得入後宮尋加領淮陵太

守兗州中正道剛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黃門郎未拜仍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史時帝謀誅宰輔故出奉叔爲外援除道剛中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自高宗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高宗慮其一出不可復制與蕭諶謀稱敕召奉叔於省內殺之勇士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啟帝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閣省蕭諶先入戶若欲論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同進宮內廢帝奉叔弟世雄永元中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州刺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顏穢討殺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指人

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

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中龍驤強弩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

守泰始初除寧朔將軍軍

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

琰宋本作琰將劉從築壘相守臺軍

相拒宋本作守核曰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

運車五百乘援從懷珍造

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千道連等要

擊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

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敗之殺

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

受敵都督劉勔召諸軍主

勔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剋合肥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

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

三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廣太守

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

封安蠻縣子三百戶尋改蒲圻除建威

將軍南陽太守不之官除

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爲左

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除游擊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戶太祖廢蒼梧出廣之爲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如故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預平石頭仍從太祖頓新亭進號征虜將軍太祖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兒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啟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啟聞政恐得輿復求盡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啟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爵侯食邑爲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北虜動明年詔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在彭沛故上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魁獲坐免官尋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卽位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栢南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躰也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除游擊將軍不拜十一年虜動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中左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虜通有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預廢鬱林勲增封三百戶高宗誅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王子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建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至百餘

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贈

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謚曰莊公

史臣曰公侯捍城守國之所客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效累朝聲勤克舉竝識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禪光江翊從中夏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驟把

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

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一

薛淵

戴僧靜

相康

尹略

焦度

曹虎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內從征伐元徽末以勳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

邑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淵淵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日衆軍還集杜姥宅街路皆滿宮門不開太祖登南掖門樓處分衆軍各還本頰至食後城門開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卽位增邑爲一千五百戶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如故尋爲直閣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虜遣僞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敕齊郡太守劉懷憲曰聞道標分明來其兒婦竝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多方悞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退道標遣他將代之世祖卽位遷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遭信拘引已得拔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

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闕舊典猶尚婚宦況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許便可斷表更蒙章服淵以贖母旣不得又表陳解職詔不許後虜使至上爲淵與母書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乘虜輶先是敕羌虜輶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四年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遷右軍司馬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如故七年爲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去車脚使人舉之而去爲有司所糾見原八年爲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裯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淵匿之軍中爲有司所奏詔原十年爲散騎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慮虜南寇假淵節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假節本官如故隆昌元年出

爲特節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右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
將軍未拜卒明帝卽位方有詔賄錢五萬布五百匹。寃日舉哀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祖飾宋景平中與富陽孫法先謀亂伏法
家口徙青州。僧靜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沒虜後將
家屬叛還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爲歐陽
戍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
靜與獄吏飲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鎌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
齊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虜圍南城遣僧靜戰盪數捷補帳內
軍主隨還京師勲階至積射將軍羽林監。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
堂僧靜爲軍主從衆聚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時
蘇烈據倉城僧靜射書與烈夜絕入城。粲登城西南門烈燭火處
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

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
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
身先士卒衆潰僧靜手斬粲於是步軍燒門入初粲大明中與蕭
惠開周助同車行逢大桁開駁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元年可
仕勳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靜
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爲斂祭焉。昇明二
年除游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以僧靜爲興平縣侯邑千戶
太祖卽位增邑千二百戶除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
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貢外常侍轉太子左衛率世
祖踐阼出爲特節督徐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
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遷給事中太子右率尋加通直常侍永明
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

孟慶華山太守康元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槁天生引虜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靜又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上曰巴東王子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兄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怒而心善之徙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克殄西肅勳彰道如奄致殞喪惻愴傷懷贈錢五萬布百匹謚壯侯僧靜同郡餘姚人陳胤叔本名承叔避宣帝諱改彊辯果捷便力楷初爲左夾轂隊將秦始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征伐小心慎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子左率散

世祖以鋸箭鎔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候伯以鑄鎔鈍不用事不行永明三年卒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客從世祖在贑縣秦始初世祖起義爲郡人繁衆皆散康裝檜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琅之皇分喜溶三奴向思奴四十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亡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擢散戶將軍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琅之皇分喜溶三奴向思奴四十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亡急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口書其形以辟瘞無不立愈見擢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殿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陰貞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廬荒向黑於

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曉下拔白刃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領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太祖誅黃回時將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亦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校尉王宜與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兵付回而配以腹心宜與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既慮宜與反已乃先撤其軍將宜與不與回發怒不從處分擅斬之諸將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彊兵必遂反覆康請獨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其使無能爲也及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若捉留回不肯止時人爲之語曰欲併張問相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寧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游擊將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

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果解我意政欲與卿先共滅虜耳虜動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三年春於淮陽與虜戰大破之進兵攻陷虜樊諸城太祖喜敕康迎淮北義民不尅明年以康爲特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朐山戍北徐之東海漣口戍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世祖卽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都其年卒詔曰康昔預南勲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厚加料理年五十七淮南人尹略少伏事太祖晚習騎射以便捷見使爲將昇明中爲虎賁中郎越騎校尉建元初封平周男三百戶永明八年爲游擊將軍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焦度字文續南安氏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宋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度以歸國補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

伯出鎮濬臺宋本作臺差度領幢主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

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爲已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拾賚敕文寇河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鎧稍手殺數十人師伯啟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晉安王子勣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勣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十人爲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度等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已鎮南參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久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閭除征虜鎧曹行參軍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

贊前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度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此北魏本有形
猶辱之五字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本官如故度見朝廷貴戚宋本作戚說郢城事宜露如初好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尋除游擊將軍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世子榮永明中爲巴東王防閭子譽事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爲始興中兵參軍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末爲直廂桂陽賊

起隨太祖出新亭壘出戰先斬一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爲領軍虎訴勲補防殿隊主直西齊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難遇太祖在東中華門間虎何之虎因曰故欲仰覓明公耳仍留直衛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累至屯騎校尉帶南城令豫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上受禪增邑爲四百戶直閭將軍領細仗主尋除寧朔將軍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啟乞改封侯官尚書奏候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二年除游擊將軍本官如故及彭沛義民起遣虎領六千人入渴沈攸之橫吹一部京邑之絕虎啟以自隨義民久至_宋虎乃攻虜別營破之將士貪取俘執反爲虜所敗死亡二千人世祖卽位除貢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徙爲安成王征虜司馬餘官如故明年江州蠻動敕虎領兵戍尋陽板輔國將軍

伐蠻雷主又領尋陽相尋除游擊將軍_建國軍主如故世祖以虎頭名鄙敕改之六年四月荒賊桓天生_建引虜出據隔城遣虎督數軍討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領騎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守_建候騎還報虜援已至尋而天生率馬步_古一匹及前行踏伏值賊遊引圍柵絕其走路須臾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_建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_建如故明年遷太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_建馬廣陵太守上敕虎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隨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響爲荊州備軍容西上以虎爲輔國將軍鎮西司馬南平內史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奐敕領步騎數百步道取襄陽仍除持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

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遷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爲監進號平北將軍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四年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未乃移賴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曰皇帝謝僕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闢洛化總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爲兩王之隔幽顯含嗟人靈雍秦北魏且漢北江邊密爾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闢關羽殉節之忠嬰閑窮城憂賴長汚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逼穴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略以俟義臨虎使人答書曰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鑿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臯蘭隨水灑澑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

人有云匪宅是卜而辟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軼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卽異每欲出車勒旅以征不庭所冀于咸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乾沒孔熾孤總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錘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鶴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遂相爲憫然永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虜度支尚書崔慧景於鄧地大敗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虜去城數里營頓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

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
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遜光反虎領軍
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
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
風景輒閉庫柏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
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

下徐州刺史

史臣曰解厄鴻門發舞陽之氣納降饗旅
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轔然後勝敵故桓

之聲所以震懾江蠡

也

贊曰薛辭親愛歸身淮漢載類千秋興言

子桓勇焦壯爪牙之

士虎守西邊功虧北鄙

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一

終

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二

江謐

荀伯玉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臨海太守宋世清吏父徽尚書
都官郎吳令爲大朝請輔國行參軍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爲南豫州謐傾身奉
之爲帝所親待如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
謐轉尚書度支郎俄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
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曼
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太常

以下結免贖論謐

卷之三

四

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致咎變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道人與謐情款隨謐佐郡犯小事餓斃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爲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得免爲正貞郎右軍將軍太祖領南兗州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流俗善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若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黃鉞謐所建也事平遷吏部郎稍被親待遷太尉諮議領錄事參軍齊臺建爲右衛將軍建元元年遷侍中出爲臨川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內史行湘州留事先遣之鎮旣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

州以謐爲長史將軍內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新縣伯四百戶三年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王師皆以委謐尋敕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堪爲委遇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事辦太祖崩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世祖卽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聞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謐爲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曰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皆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身託心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待全首領太祖臣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難洗之瑕許其革音之

效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
勤刀筆小用賞廁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
雖富無滿重在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
詖蹟舊侶密筵閉讌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爲已惠事宜貶
退者竝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
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斂入殿參
訪遺詔覩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
崇飾惡言肆醜縱慳譏講朝政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
於蕃臣入授列代恒規敷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謐妄發樞機坐構
譎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諾誓乖
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
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罰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時年五

十二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爲謐首棄
官而去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少
爲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徐州祭酒晉安王子勣鎮軍行參軍泰
始初子勣舉事伯玉友人孫沖爲將帥伯玉隸其驅使封新亭侯
事敗伯玉還都賣卜自業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
淮陰伯玉歸身結事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明帝所疑及
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
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伯
玉斷卦不成行而明帝詔果復太祖本任由是見親待從太祖還
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世祖罷廣輿還立別宅遣人於
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轉太祖平

南府晉熙王府參軍太祖爲南兗州伯玉轉爲上鎮軍中兵參軍
帶廣陵令除羽林監不拜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
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
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
渚見上兩掖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
中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掖下翅皆舒還
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
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今且效矣昇明初仍爲太祖驃騎中兵參
軍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帶濟陽太守中兵如故霸業旣建伯玉忠
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
如故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戶轉輔國將軍武陵王征虜司
馬太守如故徙爲安成王冠軍司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

故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玉
衣食官毅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
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綿與
岷嶰舶贍貨輒使傳令防近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
畫舸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伯玉謂親
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敢聞誰應啟
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啟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
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鸚東迎具白上怒之意世祖夜歸上亦
停門籥待之二更盡方入宮上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
敕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
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上曰官有天下
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徙東宮解釋之太祖乃幸宮

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爲家宴致醉乃還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上臨崩指伯玉謂世祖曰此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鄰以南兗州處之伯玉遭父憂除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未拜除黃門郎本官如故世祖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太守如故俄遷散騎常侍太守如故伯玉憂懼無計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爲論豈或傍啟察江苟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乎免矣

贊曰謐口禍門苟言亟盡時清主異并合同殞

王異

褚泓

何戢

阮昭

王延之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晉書衛將軍支愬不詳

倫之後娶南安公主安平侯子改琨名山以爲號

南徙監所愛宋武帝以其能取好譽於中興

諸王以子於其所居之謂也。孝子者，必稱其作，過激外稱也。曰：今良白夫，處之伯玉，達外廷，除是宜。將軍南潯陽太守，除丹陽太守，如故世祖轉爲謀主，大尉諱大弟，故假遇無之。伯夷安永明九年知昇州，有私言，相士家舉謂其父曰：出為刺史，入為相士。死而可矣，死則無年。

贊白鑑口厭門苦言，知鑑報青王異，長合同劍。

見而同之，以古道而尋人，出鑑平與矣。

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十三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會晉衛將軍父懌不慧，侍婢生琨，名爲琨。

輪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改琨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

司徒謐所愛。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脩女，除郎中駙馬都尉。奉

朝請元嘉初，從兄侍中華有權寵，以門戶衰弱，待琨如親，數相稱

薦爲尚書儀曹郎州治中累至左軍諮議領錄事出爲宣城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歷任皆廉約還爲北中郎長史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答不許出爲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閑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爲廷尉加給事中轉寧朔將軍長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

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泰始元年遷度支尚書尋加光祿大夫初從兄華孫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酒多讐失琨上表曰臣門姪不休從孫長是故左衛將軍嗣息少資常猥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豐承封將傾基緒嗣小息終閑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私祿更構出爲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合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輿奉獻軍用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爲一神琨案舊糾駁時龢深被親寵朝廷多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會稽太守常侍如故坐誤竟囚降號冠軍元徽中遷金紫光祿引訓太僕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進從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常侍餘如故從帝遜位琨陪位及

辭廟皆流涕太祖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給親信二十人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琨性既古慎而儉晉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尋解王師建元四年太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年八十四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隣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間其與客

語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酬呴賓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水部郎出補東遷令時殷冲爲吳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爲建威將軍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爲司徒左西曹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寇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王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

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入爲黃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秉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岱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徒爲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領長水校尉慶支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瓊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

又與瓊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鄱陽王師世祖卽位復以岱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使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十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謚貞子

褚炫字彥緒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法顯鄱陽太守兄炤字彥宣少秉高節一日眇官至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從兄渾身事二代聞渾拜司徒歎曰使渾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

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

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宋義陽王昶爲太常板
炫補五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
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且來如臯遂空行可笑
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
警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爲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塲置酒遷中書
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惔謝朏江數入殿侍文
義號爲四友遷黃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爲長史齊臺建
復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加秩中二
千石還復爲侍中領步兵凡三爲侍中出爲竟陵王征北長史加
輔國將軍尋徙爲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將軍如故永明年爲吏
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

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僅北魏本作殆盡罷
江夏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
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
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曰貞子

何戢字慧景廬江潛人也祖尚之宋司空交假金紫光祿大夫被
遇於宋武選戢尚山陰公主拜騎馬都尉解褐祕書郎太子中舍
人司徒主簿新安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郎景和世山陰王就帝求
吏部郎褚淵入內侍已淵見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
由是特申情好明帝立遷司徒從事中郎從建安王休仁征褚沂
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
表疏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戢來往數

置歡謙上好水引麌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出爲吳郡太守以疾歸爲侍中祕書監仍轉中書令太祖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賴加常侍聖旨毋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三年出爲左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四年卒時年

三十六贈散騎常侍撫軍太守如故謚懿子文爲鬱林王后又贈侍中光祿大夫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舉之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外兵部司空主簿並不就除中軍建平王主簿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轉祕書丞西陽王撫軍諮議州別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馬加振武將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不拜宋明帝爲衛軍延之轉爲長史加宣威將軍司徒建安王休仁征褚圻轉延之爲左長史加寧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啟明帝帝卽敕材官爲起三間齊屋遷侍中領射聲校尉未拜出爲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除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

並不拜復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爲後軍將軍吳興太守遷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祕書監晉熙王師遷中書令師如故未拜轉右僕射昇明二年轉左僕射宋德旣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二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吏民罕得見者四年遷中書令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轉左僕射光祿中正如故尋領竟陵王師永明二年陳疾解職

世祖許之轉特進右光祿大夫王師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特進如故謚簡子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永明中爲侍中世祖幸琅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所奏詔倫之親爲倍雙之職而同外何北雅集
行作幕慢免官景文等贖論建武中至侍中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卒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韜少歷清官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劉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泰始末爲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鎮數出行遊韜性方峙未常隨從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

王師永明二年卒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頗耀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專授
各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
形骸爲官斯違舊更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
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覲服者何等
級哉

贊曰萬石祗慎琨旣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荀炫清褚族戢遺何
姻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十三終

藝文志圖書
氏圖書館藏

列傳第十四

王僧虔

張緒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爲宰
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王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
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
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較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
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才敏方當器雅過之除祕書郎
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
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
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太初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

允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
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侄之間一情不異
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十兄之亂不宜忽
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
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
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
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
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
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
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
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徒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

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在會

北魏書
家集卷

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

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皆見惡當拂
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免奏僧虔前在吳興多
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
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
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
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
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
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桓桂罷沅南令僧
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
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
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侄餓死草

壞去冬今春頻荷一敕旣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
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鯁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
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鱗不噬誰爲落毛
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奉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奉子
動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當相奪則父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
士姻媾位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
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柄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
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
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縣至於婚莫不肯據殊絕今通塞
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
世粉骨衛主殊動異績已不能報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報書
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卽代殷
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

自未見其賞而賴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
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
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
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
兄子下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
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未死故君之難成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
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
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
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
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
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

耻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
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
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
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
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
樂以歌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卽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
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達成憲更立歌鍾
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卽義汎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
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
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滯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
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寰家競新畦人尚謠俗務在
譙殺不顧首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辨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

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
塵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歛功課緝理遺逸迭相
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
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跋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
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
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
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人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
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
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
無怨上納其言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
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兒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
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資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

或有遺樂誠不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卽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賂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袞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袞中所無者吳太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卽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宗族竝

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一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齊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毀之永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今

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驃駿駿恒欲度驛驛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暉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

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斤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常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嘗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爲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北齊本學有漢字欲慕勞厲或以闇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寤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勝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子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

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貳北雍本
老

有章子

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
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袞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
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瞽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
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
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
內外八袞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
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勲無令子亦
冬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荷非雅本作阿達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
謫妄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
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
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

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
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
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
者猶虎豹失陰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陰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
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
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家有室累牽役性情何處
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
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
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魅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
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矣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寅太子中舍人緒

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主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譙郡縣水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陵王文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黃門郎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表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轉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罷選曹擬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宣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中郎如故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卽出緒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遷爲祠部尚書復領中

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尋領始安王師昇明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臺建轉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准則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緒旣遷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時人以此選爲得人比晉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

如故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褚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褚以位尊我我以德貴褚也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褚以資藉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褚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過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褚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褚領國子祭酒光祿師中正如故褚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褚饑爲之辦食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蔓輜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褚事之如親兄齊酒於褚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克兩記焉

蒼梧世正貢郎陰行見龍坐發銅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兄充永明元年爲武陵王友坐書與尚書令王儉辭旨激揚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禁錮論者以爲有恨於儉也案建元初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得此退優若別有忠誠特進升引者別是一理仰由裁照詔更量說者既異今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辦理三台思曼廉靜自絕夙埃遊心爻繫物允清才

